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琴台客聚 彥火

沈從文誕辰120周年紀念

傾聽沈從文先生的助手王亞蓉說，今年是沈從文先生誕辰12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準備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王亞蓉說研討會主要是紀念沈先生晚年對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及考古研究方面的貢獻。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一本中國出版史上的巨構，享譽海內外。那天與王亞蓉通電話，她侃侃講述出版這本巨著的佚事：1978年沈先生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稿件交給中國輕工業出版社出版。

這時內地剛開放不久，限於製作條件，中國輕工業出版社準備與日本出版商講談社洽談合作出版。

沈先生聞訊後，很不高興，設法把原稿取回。

恰巧那一年三聯中華商務出版總管藍真到北京參加國慶酒會，遇見老朋友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長梅益，聽說沈先生不願把這本書給日本出版，立即表示願意在香港出版，並隨即安排由香港商務印書館接手製作。所以這本書最先是在香港印製出版的。

美國漢學家金介甫教授評論沈從文的一生，認為有3個沈從文，一個是做士兵的沈從文、一個是作家沈從文、一個是研究文物的沈從文。

晚年研究文物的沈先生顯然知道時代不同，他難以適應遵命文學的政治大氣候，加上之前曾被郭沫若批評為「粉紅色作家」，自知時不我與，早早自我封筆，一頭鑽入故宮博物館，甘願做一個講解員並藉此研習古代文物。

沈先生另一位得力助手王矜曾說過，記得講「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及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毛主席、周總理在一次活動中見到沈從文，握着他的手說：「你還寫作吧！」他婉轉地回答一下（意喻不再寫了）。

套王亞蓉的話說，那年代，沈先生是一頭栽進博物館，「天天在陳列室、庫房文物堆中轉來轉去，對千萬種文物，一一細加探究。以一幅社會風俗畫為例，大到人物服飾、傢具器皿、人事習尚以及作畫材料；小至一環一珮、一點一線、一曲一伸，無不充滿興趣加以注意，他完全融化在文物考察之中了。」

沈先生在研究中國服裝史的同時，搜集了不少文物資料，其中包括古人的髮式、古代的傢具、各種織物、皮革製品等等。令人吃驚的是，沈從文窮他的晚年，同時研究40個專題。

1969年底，沈先生被趕到幹校去勞改。去幹校之前，他已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寫好了，1964年，試點本已完成，連版也製好了，當時收集了200多幅圖，另加說明18萬字左右，準備1965年出版，結果因文革而被擱下。

（「沈從文與一部巨著的誕生」之一）

姚弦雅音 姚珏

再創造與內容為王

上周出席了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國際文化領袖圓桌交流會2022，這個活動從2013年開始舉辦，今年已經踏入第十年。今年的主題是「再創造」（Recreate），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主辦方認為「新冠疫情令世界停頓超過兩年，當全球逐漸復甦，『再』（Re）成為了貫穿環球藝術界的關鍵詞，藝術團體能夠主動重新啟動各式各樣的活動和項目。當下作為藝術機構，為自身角色及職責重新定位尤其重要，藉以重新創造有利於藝術發展的環境，恢復普羅大眾的藝術生活。」

我覺得當下確實是「再創造」的時機，而疫情為藝術發展帶來了更深入的反思，更讓藝術工作者認識到藝術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傳播本質。本次會議有3個專題，第一是「公共聯乘」，是談疫情拉遠了人與人的真實距離，在後疫情時代，藝術家如何重新聯繫觀眾和社區等。第二是「數碼轉型」，是說疫情中場地受限，加速了藝術界利用科技及以新形式創作並接觸受眾。第三就是「共同創造」，是指疫情過後，世界不再一樣，正是重新創造的好時機，也正是大家交流經驗再次合作的機遇。

在第二專題中，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戰略事業本部總監李侖姬的發言讓我很受啟發，她的主題是「在日新月異的創意生態中重訂藝術政策」。她的一個觀點是說，藝術界運用科技，數碼轉型不是為了科技而藝術，而是科技配合藝術表現和受眾體驗，更重要的是藝術本身的內容水平決定了藝術的成功與否。這也讓我想到了前些年談到媒體轉型時的一個重要觀點「內容為王」，由於受眾的閱讀習慣發生轉變，傳統媒體也面臨來自各種新媒體的不斷挑戰和自我更新，從報紙到電視，從電視到互聯網，再從互聯網到如今的手機社交平台，媒體的形式和內涵也一直在不斷變化當中，但優質的內容始終是受眾的必需品，無論時代和科技如何變化，人們對於優質內容和服務的渴望不會改變，「內容為王」永不過時。

藝術發展同樣是這個道理，好的內容、好的作品、美好的表達，永遠是藝術受眾需要和喜愛的。正如此次論壇上愛丁堡國際藝穗節主席Benny Higgins的發言主題「人民幸福與可持續發展」，藝術的發展需要關照現實的大眾需求，需要長期的積累創作和持續提升。好的作品往往具有精彩的主題和優美的表達，可以穿越時代和空間，超越語言和形式，此中有深意，願君自品嘗。

上周末，我率領香港弦樂團和香港文聯合辦了「一代香港情弦繫祖國心」音樂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音樂會上，開場MV就用一首大家耳熟能詳的中國民謠《茉莉花》以西方弦樂嶄新呈現，接着樂團又再次把多首中國民謠改編成串燒弦樂曲首演呈現給觀眾。豐富多彩的中國民謠經歷了多年的傳唱，不論用何種形式展現，帶給人們的仍然是穿越時空的深沉感動，原因還是因為作品本身的藝術美感和精神力量。香港的作品創作和藝術發展應該與時俱進，結合科技及更多新的形式，但更重要的還是要創造更多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經典作品和獨特文化，再次讓香港的獨特魅力、中國文化的深邃意境展現給世界。

水過留痕 少爺兵

捍衛那一寸淨土

演藝人是公眾人物，經常被記者傳媒或不認識的人攝入鏡頭，早已習以為常，可是若其家人，特別是他們的孩子，只要被報章雜誌或網上Post出來，縱使照片打了「格仔」，大多數的演藝人都非常反感，感覺自己沒有好好地保護家庭成員並影響心情及情緒。

「演藝人有時對某些事情真的感到好無奈，公眾人物並不代表就應該不能有『私隱』，甚至有人表示做人為何不可以坦坦蕩蕩，這是坦蕩的問題嗎？不論什麼身份的人都應該受到公平、尊重的對待；可惜的是有人缺失素質、同理心，若同樣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這些人就會高舉大旗吶喊：我的私隱權受到侵犯呀！所以嘛，很多時素質及同理心都是因人而異，加上做演藝人的就要有『食得鹹魚抵得渴』的觀念，在不少人的心裏是『根深柢固』，受到任何批評也要『逆來順受』才對……」有演藝人不斷在搖頭嘆氣地表達着感受，並強調說：「不喜歡也不要傷害！」要做到有這麼難嗎？不喜歡就不看唄，何必要惡言相向，自損口德，結局還不是雙方都生氣。

當年筆者休假與家人逛商場，突然一陣的騷動，原來某位「天王級」巨星正站在商場的中央，一位正乘扶手電梯往上的女子，突然見到該位巨星，掩着半邊嘴既興奮又驚訝地大叫：「哎喲，我見到我偶像呀！」女子更從正向上移動的扶手電梯中往下走，在場看到此情景的人，心裏頓時「咯噔」一下：「危險吖！」只見巨星一個箭步地跑到扶手電梯旁，往上喝止該女子馬上停步，然後隨電梯往上走近該女子身旁，見巨星指手畫腳地在說話，大抵是說那女子的行為令人擔憂她的安全，之後又見巨星跟那女子同舉起「V」字手勢在合照，後又跟該女子握一下手便在幾位工作人員的陪同下離去，女子臉上一直都綻放着燦爛的笑容！不過，筆者亦聽到有圍觀者在說：「未見過明星咩，咁興奮，跌死你呀！」其後，筆者知道巨星原來是應邀來商場「商演」的，不過相信那女子並不知曉偶像會在商場有演出。而筆者亦致電給報館的記者同事，將這「娛樂新聞」告訴他們。

工作以外，藝人心裏都有一寸淨土要捍衛，而這寸淨土就是他的家和家人！

爽姐私語 林爽兒

非凡評判

很久沒有好好地坐下來跟影帝林家棟聊天，同時也沒有特別的機會跟那個我很喜歡的藝術家高世章傾談，今天一下子見了他們兩位，那是因為陳善之和吳國亮的關係，因為桃花源粵劇工作舍，他們為《帝女花》65周年另一個新項目「水波浪影片節」而相約了上述兩位應邀任評判的，談他們對《帝女花》和拍攝短片的看法和意見！

近年我見家棟是一些首映場合，都只是匆匆打個招呼，最近一次則是金像獎，看他陪四哥謝賢上台最深刻。而今天再見便要多謝陳善之了。

以往和家棟偶有機會吃個飯聚一晚，那是他在電視台的日子，他和我的同事很老友，同事挺欣賞他，因此連帶我也成了他的粉絲。到他成了電影人，彼此便各忙各，他是滿懷大志地要在電影圈發揮潛能，好好地幹一番！

這麼一段時間之後，他在電影的成績是有目共睹，他不再只是演員，還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同時幕後工作做了不少，很多他手上出來的電影都受到注目受到讚賞，包括《愛君如夢》、《樹大招風》（獲2017年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風暴》、《梅艷芳》、《手捲煙》、《智齒》及謝賢今年拿影帝的《殺出個黃昏》。而我更深刻的是他在電視圈那段日子中的《大鬧廣昌隆》、《茶是故鄉濃》。

不見多年一直惦記，今日再見發覺他初心不變，非常之難得的一位電影人、藝術家！

另一位評判高世章，音樂藝術家，今番邀他當評判，是因為他對藝術的敏感和成就，當然也是陳善之的友情關係。知道他是我的偶像尤敏姐姐的兒子、外公白玉堂是上世紀的粵劇大老倌，年幼時與任姐（任劍輝）、仙姐（白雪仙）相鄰而居，關係密切，兩位阿姐都很愛錫這個孩子。自小展露的音樂才華卻常被母親指不夠完美，今日他意識到那是母親對他的愛護，是警醒他入行後將面對的挑戰。所以他覺得比賽不止輸贏，最緊要是自己是否盡力是否滿意。

◆（左圖）高世章的藝術細胞來自外公白玉堂、母親尤敏。（右圖）原來林家棟（中）曾和米雪姐在新加坡義演《帝女花》，有過演粵劇的難忘經驗。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楊麗麗

記憶中的那條河

我出生在齊魯大地一個平凡的小村莊裏，村莊的樣貌就是常見的冒出縷縷炊煙的房子，棲息滿鳥兒的樹木，一望無際的農田，忙碌而又善良的農人。它沒有傍山，卻有一條帶給我記憶和快樂的小河，那條河沒有名字，只是那麼波瀾不驚地繞過村莊的半邊江山流向遠方，誰也不知道它的發祥地，也不知道它在這村裏流淌了多長時間，又流向了哪裏。在孩子們單純的猜測裏，那條河或許流入了大海，或許流入了深不見底的懸崖。

那條河不是很深，剛剛沒過大人的膝蓋，因為是流水，也清澈乾淨，站到岸邊就能見到河底的游魚、小清蝦、小蝌蚪，就連倒影出的垂柳的葉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在沒有自來水的歲月裏，那條河就成了鄉親們賴以生存的生活用水，洗衣、做飯、餵養牲畜、澆田灌溉，這條河就這樣默默地滋養了村莊的祖祖輩輩。

勞作了一天的鄉民，最喜歡走到小河邊，洗洗手上的泥巴，洗洗鋤頭，坐在河邊抽上一支煙，看落進水裏的泥土連同一天的疲勞都流向遠方。一到夏天，河邊就成了水上樂園，光着屁股在水裏竄來竄去的孩子，搖着蒲扇在柳樹下乘涼的老奶奶、老爺爺，還有那些漿洗衣服的大姑娘、小媳婦，一個個都炒豆似地說着那些家長裏短、奇聞趣事，以及對城市裏樓房的嚮往，還有那些不着邊際的美麗的夢想。

河沿上一排排的柳樹就像列隊的士兵，在陽光下站得整整齊齊。一棵彎了脖子的柳樹就這樣突兀地橫臥在了河面上，有時候坐着釣魚的人，有時候歇着一兩隻麻雀。而我也曾悄悄地爬上那棵柳樹，趴臥在樹幹上看水中的美景：藍的天，白的雲，一群小魚或小蝦就這麼穿梭在藍天白雲間，我也會調皮地摘一片樹葉扔進河裏，看那些小魚小蝦被驚得四處逃竄。

這條小河陪伴了我的童年，帶給了我無盡的快樂，每當想起那條小河我就會想起那個和小河一樣脾性的總是帶着微笑慈祥的奶奶。奶奶也是一個苦命人，由於家裏窮，20來歲，花般的有夢想有追求的年齡卻落入了騙婚的圈套，相親的是弟弟，迎親的卻是哥哥，一片紅蓋頭蒙住了奶奶的眼睛，也蒙住了奶奶的一生，奶奶就在家人和媒婆的策劃下嫁給了大她12歲的丈夫，開始了像村頭小河一樣流不盡的日子。

新婚的開始也哭過，也鬧過，只是在那個年代裏更多的是低頭，是認命，奶奶的掙扎最終屈服於命運的安排。接下來是為人妻、為人媳、為人母的勞碌和辛酸。洗衣、做飯、飼養家畜、耕田犁地，家裏家外奶奶樣樣拿得起放得下。只是閒下來心裏也會有許多委屈和無奈，無從訴說。於是奶奶就學會了坐在村頭的那條小河邊看着河裏的游魚默默地說給牠們聽。奶奶就像找到了老朋友，與那條河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在那個女人不能自主的年代，奶奶就像那條波瀾不驚的小河，開始用自己的生命去滋養那個龐大的家庭：公公、婆婆、小叔、小姑、丈夫、還有3個不諳世事的孩子。

日子就像河裏的流水，慢慢地消磨着，奶奶也由初嫁時的鮮亮稚嫩蛻變為人母的成熟幹練，3個孩子在奶奶的拉扯下漸漸長大，正當奶奶想要鬆一口氣的時候，爺爺被突來的一場疾病奪去了生命。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年代，在那個一分錢掰成兩半兒花的年代裏，爺爺就那麼突然地去了，留下那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奶奶在哭乾眼淚後咬緊牙關挑起了重擔，小叔該娶媳婦了，小姑該找婆家了，田裏該施肥了，公公婆婆該做新衣服了，大兒子該上學了……不再有眼淚，不再有抱怨，留下了就有責任，奶奶就像那條小河，開始滋養這一大家子的生命。

還好奶奶是勤勞的，也是聰明的，農忙過後，親手納的千層底，用紅紙剪的窗花，還有那些用曬乾的茅草編製的小籃子、小蝴蝶、小蜻蜓拿到集市上去賣，也貼補了家裏的油鹽醬醋。雖然家裏貧窮，但是每個人的衣服都被奶奶在小河裏漿洗得乾乾淨淨的，衣服上的補丁都被奶奶的巧手繡上了一朵花，或是一隻可愛的老虎。

在奶奶辛勤的操勞下，孩子們長大了，上學了，結婚了，生子了，生活也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着時代的變遷村裏開始安上了自來水，漸漸地去那條河裏挑水喝的人愈來愈少。雖然家裏安上了自來水，打開水龍頭，清澈的自來水一洩如注，方便乾淨。而奶奶還是固執地喝那條河裏的水。奶奶說習慣了，那條河就像她的老朋友，從嫁過來的那天開始就陪伴着她，洗衣做飯用着那條河裏的水心裏踏實。

只是年輕的我們不懂奶奶話裏的意思，覺得奶奶太固執，太死板。只是當我們陸續長大成人，接着外出求學工作，步入社會，離開家鄉愈來愈久，經歷了那些人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才明白奶奶話裏的意思，那是對過去的憑弔，是對家鄉深深的眷戀，是對家鄉父老鄉親善良誠懇由衷的肯定。

花開花落，物是人非，30幾年過去了，養育我的村莊還在，那一排柳樹還在，只是那條河慢慢地乾涸了，它在滋養了我們的村莊，滋養了我們的童年後，開始功成身退。肥沃的河床上被人豎起柵欄隔成畦行種上了蔬菜，只有看見那棵橫臥在河床上方的歪脖柳樹，還能回憶起那條小河的點點滴滴，那條河就這樣和奶奶一同留存在了我的記憶中。

路地觀察 湯禎兆

健康體質的反應

小兒子零針零西藥，自小連中藥也少喝，晚上發燒，想着第二天去看醫生，早上就會退了，一年大約病一兩次。在他身上，看到很有趣的模式，便是他只要有點不舒服，身體就很敏感，晚上7時就會想睡覺。有時是肚子不舒服，有時是因為受寒，他的即時反應為斷食，說不想吃飯，然後找個暖水袋，自己攬着睡覺，第二天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我們觀察所得，健康的孩子不是不病不發燒，反是年紀愈小愈容易病，而發燒是最有效的排毒方法。就拿新冠肺炎或流感來說，聽過很多孩子的案例，也是發燒的孩子康復得最快（甚至大人，但當時大部分成人已接種疫苗，反而孩子沒有，所以會較簡單地比較到），即最快變回一條線。沒有發燒的，之後咳嗽和喉嚨痛很久，這就是不好不壞不上不下；反而一有高燒，發一晚燒，乾手淨腳，第二天已恢復體力。若有服中藥，很快會排便，燒就退了。

說回日常，孩子的感應很強，自己累不累，有沒有病，非常清楚，亦不會堅持一定要玩下去，累便要睡。曾經在朋友家和孩子一起看電視久了，他自己會突然走開，說眼睛不舒服，有點暈了；朋友還嘖嘖稱奇，說自己的孩子從不懂自己煞停。我說他不是有自制能力，而是身體不准他看，他會感覺到，自己一人走去玩別的。

記得有次在中醫診所，聽到一家大小食物中毒，全家只有最小的兒子不斷肚瀉，大的女兒肚痛但瀉不了，父母就只是睡不好。醫師說根本是全家同樣吃了不潔的食物，但只有小兒子有足夠能量瀉出來，其他人都不夠能量。不潔的東西就是這樣積下來的，開中藥也是幫他們肚瀉。

孩子愈大，病的次數應該會減少，身體學懂打仗了，最快的修復方式就是如動物本能，要躲起來睡覺，急病應用腸胃出，或嘔或瀉，再嚴重就要發燒提升免疫力。有病不是身體弱，重點是能康復得快，那才是真正的健康指標。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冬至何曾大過年

明天冬至，香港的天氣變化很應景，連續一周又雨又降溫，新界都出了霜花。悶在櫃子裏一整年的羽絨、風衣、圍巾，還有風毛出得極好的風褸，紛紛出動，依附在路人身上，不管高矮胖瘦，個個看起來立刻鼓囊囊圓碌碌。也有許多不怕冷的女子，依舊光着玉雕粉琢的長腿，裹着纖巧束腰的短款上裝，嬌嬌俏俏，持傘飄然過街，搖曳顧盼，自成一段都市麗人風姿。

比起冬至，街頭巷尾，屋苑住宅、商場公園，還是聖誕的氛圍，來得更為熱烈直接。早幾個禮拜，西九文化區海濱的大聖誕樹，就以一覽眾生小的姿態，再度引得四方打卡客前往留影上傳，以待八方來讚。修剪得齊整挺拔的一品紅，一盆一盆，被堆垛在寫字樓、商廈的門口，既猩紅惹眼，也紅紅火火。酒店、餐廳着意安排的聖誕晚市套餐，印在一堆花花綠綠優惠傳單上，乍一看，澳洲羊架、德國豬手、地中海鯛魚扒、智利香烤鱸魚、西西里風味薯蓉、墨西哥玉米餅、意大利海鮮湯、西班牙鳥結糖朱古力蛋糕，滿桌滿枱，滿碟滿盤，色澤豐富，遍布港島九龍。《聖誕鈴聲》的旋律，亦如天雨留客，熏染得人慵懶鬆散。叮叮噹叮叮噹的節奏，更像是中國傳統新年婢女手裏的儀仗團扇，環佩叮噹衣帶窸窣片刻後，華仔（劉德華）的《恭喜發財》就要隆重地循環開嗓了。

冬至大如年。南方人是要吃餃子、餛飩、湯圓，圖的是好意頭，團圓、美滿、甜蜜；北方人是要涮羊肉、喝羊湯、吃燒餅，為的是抵禦風寒，滋補身子，外加慰勞慰勞成日忙碌的五臟廟。在香港做冬，最簡便的便是去中式酒樓，叫一道羊腩煲。近來天寒地凍，常常見到西環專做煲仔小菜的坤記門口，晚晚排大隊。除了白鱔滑雞煲仔飯和窩蛋牛肉煲仔飯是招牌，坤記出品的枝竹羊腩煲，羊肉軟爛，料足味濃，煲裏的馬蹄也分外鮮甜。旺角標記樂園潮州粉麵館烹製的黑草羊腩煲，灣仔喜萬年酒樓的羊腩煲，我也都先後品嘗過，羊肉連皮帶骨，味道入情入理，品質也都算上乘之選，稍稍聊以慰藉做冬之想。

漂泊在外，人人都會入鄉隨俗，唸一句冬至大過年，可冬至何曾大過年？一頓餃子一煲羊腩就能打發過去的冬至，如何能與闔家團圓舉國祥和的中國年比擬。端的是千里奔波萬里歸途，端的是烹炸煎煮四碗八碟，端的是辭舊迎新鞭炮齊鳴，端的是祈歲祭祖新春納福，端的是濟濟一堂花開富貴開門見喜大吉大利。

恢復通關復常的消息，愈是傳得好事逼近，愈難等到一錘定音的權威發聲。今年到底是可以回鄉過年，還是要照舊就地過年，內地抗疫知名專家鍾南山、張伯禮先後表態，就眼下疫情防控態勢而言，回鄉過年的可能性還是很高。即便如此，兩地通關復常的確切措施一日不公布，翹首踮腳北望神州的人，心中大石就得多懸一日。防疫措施的調整，除了強制口罩令和「疫苗通行證」不與內地相同，香港的防疫標準和策略，都已基本與內地對標完成。何時才能一步到位實施免隔離通關，想必已不止是提上日程，而是已經進入倒計時了吧。

此刻，惟有心平氣和靜候佳音。

◆雖然冬至來臨，港島南的草木依然青青。 作者供圖